

◆ 张新泰 主编

◆ 张永江 武琼瑶 著



从游牧走向 时代高地的勇士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◆ 张新泰 主编
◆ 张永江 武琼瑶 著



从游牧走向 时代高地的勇士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从游牧走向时代高地的勇士 / 张新泰主编. — 乌鲁木齐 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;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, 2008.11 (2009 年 11 月重印)

ISBN 978-7-80744-496-1

I. 从… II. 张… III. 报告文学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8408 号

主 编 张新泰
作 者 张永江 武琼瑶
责任编辑 文昊
责任校对 张瑞领
封面设计 党红
版式设计 王洋
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(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830000)
总 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mm × 1092 mm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15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2 版
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744-496-1
定 价 29.80 元

写在前面的话

历史总有极为相似的地方，当雅利安民族以四海为家的游牧形态，步入定居生活的农业社会形态时，把自己的文化融入的当地文化，使两者得到融合，有力地推进了人类的文化发展。回过身来，我们发现，地处新疆的哈萨克族正经历着这个过程，由游牧到定居、由社会化程度很低的牧业生产，经过半牧半农阶段，最后选择了较之更为先进的农业定居生活。从而实现了由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民族，在短期内迅速迈进了商品经济的大门，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民族。

哈萨克族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，分布在世界的各个地域。自古以来，他们以善良勇敢和勤劳著称于世。数千年来，他们逐水草而居，在中亚大陆这片广阔的草原上，以不断改变生活的方式，以痛苦而无奈的抉择，在时间的滴漏中，被迫选择了一种背叛传统却又能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。这种深刻而迟缓的改变，使哈萨克族人以崭新的面孔，以新的精神文化状态重获新生。他们保留了自己优良的传统，又不断地融入到世

界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大潮之中,形成一种深厚而久远、独特而清新、充满着浓郁气息的文化。

阿勒泰地处中亚腹地,不仅是各民族的聚集地,而且也是欧亚文化在中国的集中交汇处。数以百年,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长、相互影响和交流融合。他们既以自己独特的文化,凝聚成以氏族特征为的民族群体,又以群体的汇集在时间的历史长河里,不断地融合形成了具有时代内涵的文化体系,并以此促进和影响着自身的生长发展。这种以游走和畜牧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,正成为这个民族集中而具体的典型表现,形成了中华文化中一个既相对独立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阿勒泰是新疆一个毗邻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蒙古国的一个重要边境地区,数百年来,它以“独悬于塞外”的地理位置,面对着随时丢失的可能,顽强而屹立地守卫着中国的边界。同时,它又以著名的黄金和丰富的矿物而引起了各代封建统治者的关注。因而,自然而然地成为元朝统一之后,至明清王朝以来直辖于当时皇廷、与其它省府视同的管辖地。在中亚,以著名的阿尔泰山为各国边境的分界线和中心点。在延绵数千里之长的山脉里,生活着一代代游牧的民族。耸立的峰峦上,终年的积雪使山的两边溪流密布,同时孕育了叶尼塞河和额尔齐斯河这两条气势磅礴的大河,河的两岸以不同的方式孕育了不同的文明,这种文明的文化内容里,既有着相同的习俗风情,也有着特色而差异的不同和区别,在相互辉映和遥相呼应之中,为阿尔泰山两坡的文化增添了生命的内容。

然而历史的渐进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提升过程。哈萨克族自古就

生活在阿尔泰山里的民族。让他们走出大山定居到平原之中,又让他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,这双重的转变和转轨,也使哈萨克的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氏族、每一个村庄,都在渐渐变化的过程中,在长期以来传统而固有的凝结里,被外来的文化和文明以经济的手段突然激活了。让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,以痛苦并快乐的态度,完成了一种生活的状态的变化,完成一段生命的渐进,最终在新的历史时期里,清晰地形成了一个饱满而形象的哈萨克人新形象。

目录

写在前面的话 1

上 篇

艰难的生活 5

第一次痛苦的抉择 22

初期的艰辛 30

动荡的初期 37

坚定的信念 62



中 篇

父辈的艰辛	79
成分带来的苦衷	94
苦难中成长	101
尝试一种生活	116
失败里的思索	128
柳暗花明	139

下 篇

依旧的村庄	167
-------------	-----

丰收的季节	179
共同致富之路	191
被大写的一个民族	209
结束语	222
后记	229



上 篇



本篇选取一个历史的瞬间，从一个地区进入一个小小的村庄，并以一个村庄和几户家庭的历史变迁为背景，展示了哈萨克人的艰辛生活、民族习俗和传统游牧生产方式。他们面对着历史的变迁，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，感受着种种的不适和隐约的痛苦。从而被迫地改变自己传统的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，接受着其他民族的农业定居文化。这种定居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新鲜而又疼痛的。然而，就是在这种动态里，他们以自己鲜明的文化内涵，以不断的适应、不断的融合，融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之中。

在世人的眼里,自古以来新疆的戈壁滩就是那种一望无际、了无生机的地方。干旱、荒凉、寂静始终统治着这里的时空,成为一种恐惧与死亡的象征。

阿勒泰地区位于阿尔泰山南麓,与准噶尔盆地相毗邻,整个地形成缓坡平地状。在阿尔泰山的南坡,由冰川、山岭、草原、平原、沙砾、沙漠等几组不同的地貌组成。因为山里的冰雪融化和雨水,顺着数以百计的山谷流淌而下,最终形成了两条巨大的河流。一条是著名的额尔齐斯河。在阿尔泰山的七十二条沟里,都有一条如同抖动绸缎般的小河流。这些小河流像细密的梳子一样,不但认真地梳理着每个巨大的山谷,而且像人体中的血管,把各自的水流从千壑万谷中汇聚到额尔齐斯河宽阔的河床中,使这条巨大的河流最终成为一条国际性河流。另一条是乌伦古河。它是由上游的青格里河流入的,由于山势相对缓和,积雪的储量无法保证长久的水源,因而这是一条季节性极强、水流量极不稳定的河流。这条河流最后归于乌伦古湖,也就是历史上多次被记载的布伦托海。

从古至今,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在这里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,这些游牧的民族多分布在这两条河流的两岸。他们以家族为单位,以家庭为核心,以男性为中心,在生产方式上一直沿用着古老而落后的游牧方式——以畜牧业为主,以天然的放牧为生。一家人常年生活在大山深处,每年的不同季节,他们总在不同的地点来回奔波着,用骆驼驮负着不多的财产,放牧着为数不多的畜群,只是满足放牧者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。尽管寒暑变迁,时光推移,世界在变化着,而哈萨克人却还是在广袤的阿尔泰山脉中,随着马匹和牛羊的步伐不停地行走着。

阿勒泰地区地理位置相当独特。它处于欧洲与亚洲过渡地带,除了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外,还有着大片而丰盛的野生植物,天然优良的草原牧场,已成为中亚地区各民族的主要聚集区。

阿勒泰市是阿勒泰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,是地区行政公署的所在地。阿勒泰市所辖的巴里巴盖乡,巴勒旺塔斯村地处戈壁滩上,是一个由5个乡的哈萨



戈壁转场

克牧民组成的行政村。是当地政府为改变哈萨克人长期以来游牧的生活方式,新建成的行政村。它由政府投入专项资金,建设了牧民居住的房屋,种植了大片的树林,并开垦了大片的荒地,配套了相应的水利设施,是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。过去这里的地表层由于干旱缺水等原因,加上经常遭到大风的吹刮,水土流失极为严重,地表层只有几厘米的薄土。一眼望去,干旱的土地上几乎没有草木生长,也没有有人家长期居住。从事游牧的哈萨克人,也只是在转场的途中路经这里,搭起临时帐篷做短暂的停留。

现在变了,变成了一个行政村。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溜溜撒开的羊群和牛群,宛若一片片流动的云彩;一座座冒着炊烟的毡房和流动的骑马人,为这块亘古的荒漠增添了生机。

这片土地海拔 640 米,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名字,只有在地图上,以它的地理坐标而命名,被称为 640 平台。也就在这个高地平台上,现代的哈萨克人演绎了一场充满人生悲欢离合的故事……

艰难的生活

1

1991年的冬天，在一个叫加尔塔斯牧业点的哈萨克牧民家里。

这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，一张用木板搭建起来的大通铺上，只铺了一层薄薄的、勉强拼凑起来的毡子。一看就是自家擀制的，翘起的粗羊毛、蓬松的边角、粗糙的缝纫。不过，在毡子的表面，用各种不同颜色缝制出的图案，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哈萨克族固有的气息。这些图案有对称工整的花朵、变形的树木和其他象征性的植物；尤其是花朵的蕊上，用红色或黄色织成了简单而鲜艳的色调，表达着这家女主人的细心和热爱生活的心情。

整个房间除了摆在床上的几摞整齐的被褥外，面对大门，房间左边是简单而整洁的生活用品，一摞子摆设整齐的碗勺放在铝盆之中，还有几块被包裹得像砖头一样有楞角的食品；再就是炉子上吱吱响着的茶壶，可以感受到主人家浓厚的生活气息。房间的右边，竖放着几把铁锨和打草的钐镰；靠近门边处是两副木质的马鞍，马鞍的皮具整整齐齐摆放着，不留一丝凌乱的迹象。

加尔塔斯牧业点是一个半农半牧的村落。村庄里除了居住的简易房屋外，更多的是一堆堆的干草垛和草垛边是用土块、石块或木杆围起的畜圈。为数不多的牲畜，低着头目中无人似的，细细地品尝着新鲜草叶、草茎的香味儿。它们慢慢咀



哈萨克男孩

嚼着，享受着咀嚼带来的快乐。在村庄空旷的四周，沿着地平线向外看去，不远处是一片初冬时节才能呈现出来的雾霭的景色。一群群外出觅食的牲畜向村子走来。其中排成纵队的牛群挺着大肚子，顺着被踩得坑洼不平的泥土小路，慢悠悠地迈着方步。田地像一块块随意涂抹的儿童画，在整个空阔的土地上显得极为狭小。这些小块土地上收获过的地方，如同一片褪色后状如疤拉的灰布块，漫无边际地向天边的远山伸展着。蓝色而直立的炊烟，泄露着食品与生命的密切关联，暗示着生命力的无尽延伸。村庄在夕阳里，慢慢地长出了它柔软而黑色的胡须，那是一条条影子被拉长的杰作，是影子一次次地利用时间的诱导，把村庄引向了黑夜的深处。

在这家贫穷却又干净整洁的房间里，灯具还没有打开，只有炉火在咝咝地燃烧着，忽明忽暗的炉火，映照在干燥的牛粪块上，又反射在人的身上，所有的光亮都闪烁着柔和而蓝色的光线。

通铺上面的木桌边，隐约可见有两个人，一个男人，是经过风雨和生活磨砺过的那种圆润、透明却又隐含着楞角的成熟的人，他的额角上已显出岁月的苍桑

与无情。另一个男人，把手放在双腿上，用心倾听着外面牛马走步的声音，努力判断着夜色的深浅。这个男人的目光闪烁着，他有着一双能搜寻猎物的鹰眼，可以看出他有些不安于黑夜的压抑，稍稍地把头向后面的暮色里慢慢仰去，试图用背后的感觉去接触着不可知的温暖。看得出来，两个男人这样坐着已有很长时间了，到了现在，他们双方都在坚持着，没有放弃自己的看法，仍静静地盘腿坐在粗制的毡子上。

“哈特朗，那件事，你真的决定了？”老人罕加尔汗挥动了一下宽大的手，像要拂去一种隔得很厚的东西，他尖锐的目光也在淡淡的黑色里显现出来。这是一双充满着穿透力的眼睛，眉宇间尖锐的棱角处，隐藏着典型的哈萨克男人的特征。在鹰钩一样的鼻梁两端，是唇边两道深深的沟壑。凝固在这种目光中的是男人的力量和坚毅，也是在面对儿子时，才能流露出的温情和亲和力，他那具有刺透力的慈祥，能够让人顿生无穷的希望和力量。

“罕加尔汗，雄鹰需要广阔的天空，男人就是要广阔的天地，我们必须走出门去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现在天天都可以收听到广播，党和政府关心咱们游牧民族，给予咱们现成的房屋、土地，让咱们去住去耕种，咱们为什么不要？哈萨克族是有志气的民族，靠自己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家园有什么不好？咱们早就应该有固定的家啦！等有了固定的家，我一定把咱们家收拾得漂漂亮亮。人家有的，咱们也要有。”年轻人就是哈特朗，他面对父亲的目光，缓慢而又坚定地把真实的自己，在闪着蓝色火苗炉火的房间里，刀锋般完整地裸露出来。

夜色越来越深了，他们没有开灯，借着窗外面微弱的光线和炉火，坐着的两个人剪影般地凸显出来。

此时的罕加尔汗老人，思想波动很大，他闭上了眼睛，仿佛陷入了久远的回忆之中……

那是一个被称为胡里勃拉提的部落，在平顶山下的北屯，在额尔齐斯河的两岸，他们是那样充满着对未来生活的强烈欲望，那是他和他的父辈放牧所在地。每年的春天，他们都从这里出发，骑在马背上，带着食物和用具，赶着牲畜带着狗，向着遥远的阿尔泰山深处一步一步地前进着。山谷里清澈的泉水，宁静而碧绿的草场，葱郁而茂密的森林，让所有的哈萨克人平等地享受着自由、平静的生活。到了

草黄、透着凉爽的秋天，他们即收拾起住过的毡房和用过的家具，捆绑好放在骆驼的背上，又赶着膘肥体壮的牛羊从山里走出来。

仿佛是约定好了似的，许多牧民在进出大山的路口上，不约而同地相遇。隔了半年之久的哈萨克人，在搭起临时居住的三角形小帐篷后，形成了一个自然而临时的小村庄。女人挤奶、做饭、烧茶、收拾临时房间，男人却坐在溪水边的草地上，掏出皮袋子来，里面盛满他们放了许久的白酒，然后从老人、孩子问起，一边问候，一边你一口我一口地喝了起来。酒袋子在男人的手里轻声传递着，这种用羊内脏做的酒袋，不但抗挤压，封闭良好，而且能保持酒的气味长期不被外泄。

罕加尔汗是这群男人中的权威人物，当然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，而不是官方许可或加封的那种名称。因为在多年的生活相处里，罕加尔汗的勤劳能干、敢于承担责任和关心他人的思想品德，赢得了众多男人的信服。几乎每天都是一样的，当月光如水一般挥洒在他们的面孔时，他们的女人也到了该大声叫喊吃饭的时候，饭菜的香味也随风飘来。



静谧的草原